

吴祖先 新凤凰

吴霜◎主编

轶闻录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吴祖先 新凤凰

吴霜◎主编

轶闻录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责任校对：伍 琼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祖光新凤霞轶闻录 / 吴霜主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0

ISBN 7 - 01 - 005445 - 2

I. 吴… II. 吴… III. ①吴祖光—生平事迹 ②新凤霞—
生平事迹 IV. K 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438 号

吴祖光新凤霞轶闻录

WUZUGUANG XINFENGXIA YIWENLU

吴 霜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1.2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445-2/K 定价：26.00 元



等待着父亲和母亲	吴 霜	1
纪念爸爸吴祖光	吴 欢	16
怀念祖光伯伯	何冀平	19
清明忆	谢其章	23
追随爱与真而去——悼祖光先生	苏叔阳	27
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书房	罗雪村	32
永远的回声	吴 霜	34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悼祖光忆凤霞	范 用	41
宝刀未老 健笔凌云——访著名剧作家吴祖光	佚 名	46
可敬的吴祖光先生	毕克官	51
玫瑰的风骨——忆吴祖光先生	陈于化	56
霞光万道归程好——为吴祖光先生壮行色	宁殿弼	58
霞光永驻万里天	丁立雪	62
悼我国杰出剧作家吴祖光	曹 明	64
“欢送”吴祖光	魏子晨	68
明月入怀	王立道	72
吴祖光对中国戏剧的贡献	刘厚生	75
人间至情至爱，旷代才子佳人		
——纪念吴祖光、新凤霞	[加拿大] 古 华	78
戈扬无心插柳当“红娘”——悼念吴祖光先生	[美国] 芸 笛	85
吴祖光先生的最后岁月	杨建东	90
吴祖光的人格魅力	田丕津	93
他肯替老百姓说话——追念吴祖光	石 曼	98
“资产阶级自由化”质疑——与老左们商榷	吴祖光 遗 作	100
“明日黄花”今放香		
——吴祖光遗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质疑》跋	黄伟经	103



吴祖光“轶事”	张 杨	107
吴祖光在国立剧专	李乃忱	109
一生坎坷 两度辉煌——悼念吴祖光先生	杨 琦	113
忘年交——悼念戏剧大师吴祖光先生	鄂 力	116
光明磊落 刻画人生——深切怀念吴祖光先生	陈冠英 张维萍	119
戏剧大师与文具	张富义	122
吴祖光老师追随霞光而去	胡芝凤	124
吴祖光的骨气	吴德铭	127
追忆吴老贵阳往事	越国杰	132
祖光先生，请走好	晓 春	134
举世文坛不胜悲——钟灵落泪为吴祖光写挽联	张富义	137
“住在福州真好”——五妹吴徕追忆大哥吴祖光在 榕说的最后一句话	顾 伟 雷岩平	139
功在当代 泽被后世——福建省、福州市文化界深情怀念 吴祖光先生	雷岩平 顾 伟	141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戏剧家吴祖光的辉煌人生	李 赛 赵明宇 杭 程 韩 溪	143
霞光在天	邵燕祥	150
送别祖光	牧 惠	153
生正逢时以至此——悼念吴祖光先生	赵国春	155
真爱一生——记昨天逝世的剧作家吴祖光	陈 竹	159
生的伟大，走的可惜——悼念吴祖光先生	王立道	162
一对美好的夫妻	资华筠	168
最好的怀念是继承	李士杰	171



等待着父亲和母亲

吴 霜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一种在梦境中漫游的感觉。总觉得生活不那么真实，一切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的。我在等待，可又不明确，等待的那个东西似乎并不存在，但是我好像就是在等。我在等什么？

清晨，我醒来，看到墙上的一张字画，那上面是一只灰色的猫，胖兮兮的身体下面卷着一根粗尾巴，眼睛半眯着，不知是在看人还是要睡着了。那是我小时候，画家张正字伯伯送给我的，上面有他写的字：给双双女儿。

我明白了，我一直在等待一件永远不能再实现的事情：爸爸妈妈回来。

我的爸爸和妈妈已经在最近的五年之内，相继离世了。

我没有脆弱到会精神失常的地步，不过真的有下意识的等待。就像小的时候，等待爸爸回来带我去他的那些好朋友家聚会；等妈妈演出完了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是看看她的小女儿——我，是不是睡着了……

如今，这种等待是永远不会有结果了。

等待父母是一种甜蜜的感觉，相信这个感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很不同，因为他们是有名气的人：他们事业上成功，生活上美满，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优秀的作品等等。

我却记得更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外人并不了解，我想，那才是生活的真实内容。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一经生成就充满了无数的变数，远不是最初的表面现象。我的父母亲就如此。

人们知道，我的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长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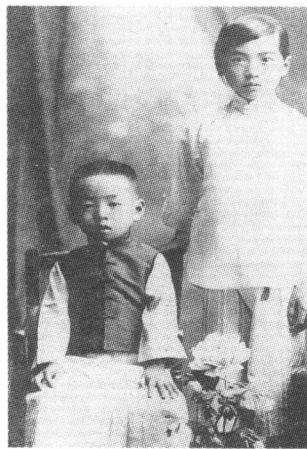
吴祖光

WUZUGUANG XINFENGXIA YIWENLU

吴祖光新凤霞轶闻录



吴祖光与新凤霞在20世纪90年代



吴祖光5岁时和姐姐吴珊

境。他们结合的时候是1951年，那时候我母亲25岁，父亲是34岁。这个年龄比很合适，丈夫如兄长、良师，妻子似学生、小妹。父亲是从香港刚回国的著名电影编剧、导演，母亲是在舞台上初露头角就成绩非凡的天才演员。可想而知，他们的结合引来了多少人的注目多少人的羡慕多少人的谈论。当然，又招致了多少人的嫉恨和非议。当时，无论是心怀美好祝福的人亦或是暗自诅咒他们的人，都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我父亲的家庭是书香世家，祖父还做过不小的官吏。他兄弟姐妹十一人，个个读书上学接受好的教育，江苏常州的吴家，温厚雅致的气质有口皆碑。



新风霞 15 岁时饰
“阎婆惜” 的剧照



父亲更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只重语文，不喜理科，语文学一个全校第一名，理科考卷却可以零分向师。可见父亲是一个性情中人，不肯轻易低头与温顺让步者同类，生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情，这种性情伴随他的一生时光，并且难以改变，因而注定了一生的脚步坎坷多艰。

母亲不同，家境十分贫寒，是天津当年有名的下九流地区——三不管一带捡煤核的孩子出身。她的父母整天为衣食愁虑，外祖父的本事只能是提一个小篮子沿街叫卖糖葫芦红果酪，而几个孩子不可能读书上学，他们很小就会看家中的面口袋是瘪是鼓，因而决定了这一天是笑是哭。母亲因此懂事极早，她发现胡同里有唱戏的人家每天挣得了戏分子钱，兴高采烈地买米买面。于是，她瞒着父母看戏学戏，从六七岁时，开始了她的一生事业。一个街头打滚的毛丫头后来出落成了一颗戏曲舞台上傲视群芳的灿烂明珠，是她身边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她的超然崛起使她和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造成了她后来的高傲离群，而高处不胜寒的处境给她带来的是用一生时间都难以抵挡的压力。

我这样说，朋友们会相信么？

因为各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的不同，我父母亲的性格也是十分不同的。父亲

很男子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写出了许多长演不衰的话剧剧本而成名，走南闯北，少年老成，遇事一向直言不讳，敢做敢当，而且心地坦荡，临危不惧。母亲因为从很小就养家糊口，演起戏来天才横溢，但除了演艺事业之外对庶务几乎一窍不通，因此凡是遇到复杂一点的生活难题，她都会觉得惊慌不定，有时甚至六神无主。婚后，父亲是名副其实的大丈夫，母亲小鸟依人，深感自己一生有靠，父亲是她的良师益友。几年以后，他们生儿育女，有了我们三兄妹，生活是顺利、丰富多彩、温馨富裕的。

仅仅几年以后，平静就被打破了。



吴祖先与新凤霞摄于五十年代新婚以后



考验来自于1957年。因为我的父亲在领导同事的号召和引导之下，给领导工作提意见，谁知那就是“反右”运动的开始。有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场失去了平衡因而逻辑混乱的运动，父亲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后来我想，那次的灾难未必不是父母风华过茂光芒太亮遭人妒忌所致。据我所知，那是我父母共同生活中的第一次动荡，那时，母亲刚刚三十岁，父亲不过四十。

我的父亲生性一向自由，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回到北京之前，他在香港做电影编导，没有经历过任何所谓政治运动。在事业、生活两者都很顺利的当口，突然之间天上下来一个闷棍被打成了当时文艺界的大右派，那无疑有一种不知何处突然飞来横祸的感觉。



新凤霞在电影《花为媒》中的剧照

但是，面对这种打击，父亲身上一种与生俱来的安然和忍耐起了作用，无论如何，生存毕竟是量重要的，因为生命的宝贵无可比拟，团聚在一起的生存状态当然好，分散一时也未必不是对生命的考验。而且，对于一成不变来说，也许全然不同的环境更是不可或缺的营养呢。三年冰天雪地的东北生活，“思想改造”和劳动生息没什么两样，我的父亲十分平静十分坦然地度过去了。

母亲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那时候她是中国戏曲界最有名气的演员之一，丈夫突然变成了右派，被送到寒冷的东北劳改不知何时才会回来。许多人规劝她赶快离婚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声。从小的朋友小白玉霜就劝她，不要这样耗费了青春，吴祖光几年都不可能回来，离了婚前景就能大大改观了，有条件更好的男人介绍给你。最有意思的是父亲在香港时的前妻这时也出现了，她对母亲说吴祖光一贯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随心所欲不顾别人，如今果然出大事了，只有离婚才是正理。劝说母亲离婚的人更有一些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他们更是苦口婆心。



母亲平日里对领导们心存被解放者的那种难以言传的尊重和服从,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她表现了非同以往的抗拒态度,她一面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一面却毅然决然地表示坚决不离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母亲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难堪,但是母亲却非常勇敢地对领导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传诵的名言:王宝钏能等薛平贵十八年,我能等吴祖光二十八年!

这种等待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随时随地的被批判,被轻视,被斥来喝去,被羞辱耻笑,被……总之,除了在舞台上,母亲觉得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被无数人簇拥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犯了大错的罪人,可是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她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

母亲等了父亲三年之后,父亲回来了。

当年介绍父母相识的老舍先生在见到父亲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善待凤霞,



新凤霞在《秦香莲》(50年代)中的剧照



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果然善待母亲，而母亲也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父亲。当更大的风雨向他们袭来时，这种互相间的善待与忠实更加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

“文革”是一场漫长的足以使人彻底跨掉的噩梦。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文革”，就是一个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噩梦。我的父亲母亲就在这十年时间里，走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但是，他们也像以往一样，相扶相帮地度过了那一段似乎是无休止的悲惨时日。

那时候，父亲又被隔离，母亲天天挨批挨斗。生



新凤霞在 50 年代



吴祖光、新凤霞在 60 年代



新凤霞60年代在北京马家庙胡同9号家中

活就像乌云压顶，气氛阴森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比起1957年的“反右”，这一次更是变本加厉得无以复加。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些年轻的比我大不了几岁几乎人事不懂的大孩子，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气势汹汹狐假虎威地来到我家抄家，翻得满院子乱七八糟，书本、稿件被扔得到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但同样面目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翻抄，这里面有盲目无知的“造反”性质，我感觉更多的却是对名人家庭的好奇和幸灾乐祸心理，那些只有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正处在最不稳定的年龄段，他们远没有到懂道明理的水平，他们的是非感实在是太脆弱了。

母亲又被人劝说要她离婚。因为母亲的出身是城市贫民，这种出身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母亲是来自于无产阶级阵营的，如果她脱离了吴祖光，她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无产阶级分子，就可以一身轻松毫无拖累地参加到“革命”队伍当中来了。这一次，劝说者中间甚至增加了她自己的母亲，我的外祖母看到自己的女儿身背右派分子妻子的包袱受人白眼遭人排挤实在不忍，她单纯地认为脱离掉一个



这样的丈夫，女儿就可以摆脱羁绊重新飞上天空。

这一次，母亲仍然和1957年那次一样，没有“就范”，一个人独自单飞抵不过用十几年的时间全心呵护营造的温馨家庭。对于这一点，她非常坚决：哪怕丢掉演艺事业，也不能丢掉家庭。她不离婚，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她和父亲同时被打成反动权威而成了受批判的对象。

据我所知，在那种非同寻常的政治运动中，有不少夫妻果真因为运动的冲击太过强烈而导致双方离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文革”中更有。离异造成了家庭的分崩离析，造成了家人之间感情上的破裂，几代人感情上的重创造成随后又是几代人不断



新凤霞在《刘巧儿》中的剧照



新凤霞60年代在《杨三姐告状》中饰杨三姐，赵丽蓉（坐地者）饰杨母



新凤霞 60 年代在北京马家庙家中



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又造成接连而来的结怨、仇恨甚至报复……，那种永远没有办法可以挽回的后遗症，是人为的、也是意志薄弱的结果。我的母亲一贯胆子是很小的，最害怕的是干部领导对她施加压力，但是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多年以来她的表现令人吃惊，令人敬佩，令人折服。所以后来有多少人在谈到坚贞、忠实这个字眼的时候总是引用新凤霞的例子来教导后人，母亲是当之无愧的。

“文革”中的那些年，母亲不能演戏了，父亲不能写作了。但是，他们在共同的遭遇中对前途仍然充满着希望。直到十年以后，一切都过去了。他们才又回到了经过他们竭尽全力的努力得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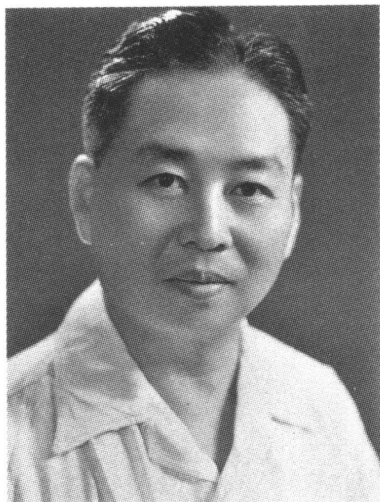


吴钢、吴欢、吴霜三人于 80 年代初期



然存在的家里。那时，上有老人，下有我们晚辈，家庭是幸福的。尽管外界仍然是一片打杀声，我们的房子里却是平和温暖的。而制造这种平和温暖的父亲母亲是家庭的支柱和栋梁。

父亲是那种典型的不为利益所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人物，他在叙说自己观点的时候永远不会考虑那些世俗的因素，永远不会因为什么人的地位、势力、权利、厉害关系而隐瞒自己的态度，他会为了给别人打抱不平而遭受一阵劈头盖脸的批判、训斥，父亲的这种闯祸性格给无辜的母亲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但是母亲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在谈



吴祖光在60年代



吴祖光和新凤霞在90年代，背景是他的名句：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到父亲的时候，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吴祖光是好人。

1992年的时候，一场惊动全国甚至世界的“国贸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一次，父亲是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北京的两个女孩子在一个国家商店里被人无理搜身的消息，他又一次感到了正义知识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的责任感，于是在《中国工商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搜身的国家单位。谁知遭到了那个单位的妒恨，被对方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了法庭。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我当时正从美国回到北京探望父母，恰巧亲临了事件的全过程。

那场官司足足打了三年。

母亲一向胆小，她又一次地为父亲担惊受怕起来。天天都有无数的电话和问讯的人们来



吴祖光与友人在90年代